

蠹鱼文丛

潮起潮落

——我笔下的浙江文人

李辉
著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

李辉 著

潮起 潮落

——我笔下的浙江文人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潮起潮落：我笔下的浙江文人 / 李辉著. — 杭州：
浙江古籍出版社, 2018.6

(蠡鱼文丛)

ISBN 978-7-5540-1277-2

I. ①潮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28066号

潮起潮落——我笔下的浙江文人

李辉 著

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

(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：310006)

网 址 www.zjguji.com

责任编辑 陈小林

文字编辑 沈宗宇

封面设计 刘 欣

责任校对 余 宏

责任印务 楼浩凯

照 排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

印 刷 绍兴市越生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 mm × 1092 mm 1/32

印 张 10.5 插 页 8

字 数 181千字

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

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40-1277-2

定 价 4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- 001 冯骥才：不能拒绝的神圣使命
- 023 潮起潮落，蒋梦麟回家
- 041 读海外书简，愧对施蛰存
- 053 施蛰存：执拗的智者
- 066 丰子恺的窘状
- 073 风云莫干山
- 086 卖艺黄家，艺术如此可爱！
- 099 郁风：美比历史更真实
- 112 戴望舒：走不出的雨巷
- 134 凝望雪峰
- 160 为什么老头儿嚎啕大哭？
- 167 冯亦代与郑安娜：陪都迷离处
- 182 艾青：时间顺流而下，生活逆水行舟

- 203 插上诗的翅膀，飞向天空
- 220 顽强的她，又一次挺了过来
- 230 董鼎山：天下真小，小桥很长
- 251 董乐山：找一片天空自由呼吸
- 260 夏衍眼中的周扬
- 275 沈从文与徐志摩：友情常在心中
- 295 又到嘉兴忆当年
- 302 长空万里，落叶萧萧
- 306 何满子：自龙门而来

走自己的路，看人生风景

时间过得真快，没有想到认识冯骥才先生超过三十年了。找到他送我的第一套书《冯骥才选集》，时间为一九八六年七月七日。我们熟悉后，不再叫冯先生，而是叫“大冯”，一直叫到今天。

站在冯骥才面前，个矮的我们，只能仰视。如果合影，更为悬殊。这位个头高大的人，喜欢运动，曾是篮球队员，可是，他却把更多的时间、精力，投入到艺术门类之中。他从小开始画画，居然一次又一次临摹《清明上河图》，那可真是下不一般的功夫。他喜欢收藏民间大大小小的物件，从而奠定后来全身心投入文化保护事业的扎实基础。当然，对于他，诱惑最大的是文学。这一诱惑，是在十年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鬼使神差地出现他的面前，令他无法抗拒。

冯骥才一九四二年出生，一九六六年“文化大革命”

爆发时，二十四岁的他与顾同昭大姐结婚。新婚之际，未曾预料的风暴就来了。五十年，他们相濡以沫，在风云变幻中走过。二〇一六年，他们步入金婚，我收到他们夫妇题赠的《金婚图记》。翻阅图记，两个大家族在天津的风风雨雨，依次展开……

动荡岁月，沉甸甸的历史责任感促使冯骥才开始偷偷记录。他无法抗拒！身处浩劫之中，他清醒意识到他们这代人，需要以不同方式记录现实中发生的一切，为了现实不被遗忘，更是为了留存历史。下面他的这段文字描述当年情形：

我把自己锁在屋里，偷偷写起来，只要有人叩门，我立即停笔，并把写了字的纸东藏西掖。这片言只语要是被人发现，就会毁了自己，甚至家破人亡，不堪设想。每每运动一来，我就把这些写好的东西埋藏在院子的砖块下边，塞在楼板缝里，或者一层层粘起来，外边糊上宣传画片，作为掩蔽，以便将来有用时拿温水泡了再一张张揭出来。……但藏东西的人总觉得什么地方都不稳妥。一度，我把这些稿子卷成卷儿，塞进自行车的横梁管儿里。这车白天就放在单位里，单位整天闹着互相查找“敌情线索”。我总觉得会有人猛扑过去从车管儿里把稿子掏出来。不安整天折磨着我。终于我把稿子悄悄弄出来，用火点着烧了。

心里立刻平静下来，跟着而来的却是茫然和沮丧。以后，我一发有了抑制不住的写的冲动时，便随写随撕碎，扔在厕所里冲掉；冬天我守着炉子写，写好了，轻轻读给自己听，读到自己也受感动时便再重读几遍，最后却只能恋恋不舍地投进火炉里。当辗转的火舌把一张张浸着心血的纸舔成薄薄的余灰时，我的心仿佛被灼热的火舌刺穿了。

（《命运的驱使》）

命运的驱使，让他永远停不下脚步！

一九七五年前后，大冯写了一系列诗歌，其中这首《路》，四十年后再读，仍然令人感动。

人们自己走自己的路，谁也不管谁，

我却选定这样一条路——

一条时而欢欣、时而痛苦的路，

一条充满荆棘、布满沟壑的路。

一条宽起来无边、窄起来惊心的路，

一条爬上去艰难、滑下去危险的路。

一条没有尽头、没有归宿的路，

一条没有路标、无处询问的路，

一条时时中断的路，

一条看不见的路……

但我决意走这条路，

因为它是一条真实的路。

冯骥才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自己的路。一走，就是五十年！

今年九月，天津将召开冯骥才国际研讨会，我写下这段话，
表示敬意：

从小说到非虚构文学的创作，冯骥才为当代文学史提供一个很高的标杆。他的创作，无论小说或者非虚构作品，都与历史密切相关。历史场景，在不同类型的体裁形式里得到富有深度的呈现，为百年中国历史，提供不可多得的文本。创作之外，在二十年间，由收藏文物入手，他把视野拓展到文化保护的更大领域。他在《收获》杂志开设的田野考察专栏，他在将近二十年间的关于文化保护的演讲中，体现一位作家、知识分子对传统的热爱，对文化消失的忧虑和保护紧迫感。他的一次次呼吁和奔走之间，中国的古建筑的保护、民间传统工艺传承、农村村落的留存等，引发上上下下的关注，堪为文化保护的先驱。一个作家，在文学和文化保护两个领域施展身手，可谓少见。在当代中国文学、文化保护方面，冯骥才必将占据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。

的确，一个人的选择，决定他应该做什么，可以走多远。从小说创作到非虚构写作，从个人收藏转而在全国呼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、呼吁保护古村落等，冯骥才对历史文化传统的爱之深痛之切，令他不能丢弃个人责任，不能眼见文化脉络在这一代人手里断裂。他敏感焦虑，他四处呼吁与演讲，他走进田野考察……

冯骥才走上自己选择的这条路，我们来看他人生路上的精彩风景。

《铺花的歧路》——不可替代的文学力量

冯骥才是一位有历史感的人，故而他的笔下总是呈现沉甸甸的历史真实。

二〇〇二年清明时节，得知花甲之年的冯骥才要回故乡宁波慈溪，冯家祖居将交还于他，同时，在宁波天一阁，还将举办“冯骥才甲子省亲展览”，我与之联系，带上吉林卫视“回家”栏目组，陪同他走进宁波，纪录他的故乡之行。面对镜头，冯骥才说了这样一段谈及历史与生命的话题，说得特别精彩：

作家对生命特别重视，对源头特别重视，尤其对于生命的来源，总是要追究、寻找遥远的联系，好像要触摸生命的源头。我觉得生命有时候会有漂泊感，但是故园、故土、

故人给你一种安慰。我觉得这跟植物一样。植物到春天的时候，所有树枝往上长，越长越好，表现一种生命力；可是到秋天的时候，它要回到土地上，要寻找土地。所以我也希望我的下一代，能接地气。这一次把我的小孙女带回来了。她很聪明，会有一点记忆，我想给她留下一点童年的记忆。

我觉得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，他的生命一定是三段的：一段是现代时的，一段是属于未来的，一段是自己的历史。历史也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，因为历史是一种精神，我们的精神、我们的情感、我们生命的本身，实际都存在于已经失去的一段历史里面。

（《故乡情结》）

回到故乡，当然不只是触摸生命源头，更是体验生命行程，走进历史。

最初读冯骥才的作品，是就读于复旦大学期间。

一九七八年的夏天，我们同班同学卢新华的《伤痕》在《文汇报》发表，引发全国性轰动。《伤痕》之后，反映“文化大革命”带给民族伤痛文学作品，冯骥才的《铺花的歧路》、从维熙的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、古华的《芙蓉镇》等，如井喷般集中问世。《伤痕》之前，已有刘心武的《班主任》，在时代转换之际开文学揭示精神伤痕之先声，但是，卢新华的这一小说，

因其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影响，其篇名更通俗、明确，故很快被用来命名新时期文学的第一波创作潮流——“伤痕文学”。

冯骥才的《铺花的歧路》，与诸多“伤痕文学”作品类似，写一位女“红卫兵”白慧失手殴打一位女教师，未曾想到，她后来结识的男朋友常鸣，就是这位教师的儿子。内疚、悔恨、悲痛，一直折磨白慧，她永远无法摆脱……

与冯骥才后来创作的《雕花烟斗》《神鞭》《三寸金莲》《炮打双灯》等小说相比，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《铺花的歧路》的故事叙述能力，还稍嫌薄弱，但他对一代红卫兵内心伤痕的描写，今天再看，依旧有历史沉重感。

小说中“文化大革命”高潮过去，白慧上山下乡前往内蒙古锡林格勒盟草原。已经在红旗拖拉机厂当工人的常鸣，作为技术员被派往那里的拖拉机修配厂工作半年。常鸣到医院看病，走到取药窗口时，面前的一幕令他为之一震：

常鸣简直不能相信，在这白布帽和大口罩中间一段白白的脸上，一双非常熟悉的、细长的眼睛睁得极大，极其惊讶地直对着他。这正是白慧！太意外了的巧合使对方都惊呆了！

常鸣就像触了电似的，浑身一抖。他猛转过身，药也没取就离开了窗口。他大步走到楼门口时，只听后面一阵

急促的脚步声赶上来。他赶紧推开玻璃大门走出去。刚刚下了两磴台阶，身后边响起一个痛苦的乞求似的哀叫声。

（《铺花的歧路》）

这一阵“乞求似的哀叫声”，当然是白慧发出的。白慧无法原谅自己，却又无法割舍对常鸣的情感。下面这段对话，读来令人心痛：

“常鸣，你先停一下……”

常鸣在台阶中间站住了。没回头，却看见白慧的影子清晰地映在他的脚旁。

“你……你还好吗？”白慧说。她站在台阶上边，两只手好像不知该放在哪儿而合抱在胸前。

“嗯。”常鸣的声音冷冷的。

“你来做什么？”

“办事。”

“你，你住在哪儿？”

“我一会儿就回去了！”

随后便是沉默。这是一种尴尬、紧张和可怕的沉默。白慧见常鸣的右脚又下了一磴台阶，她就像要去抓住断了
的缆绳、很快就要被风浪带走的小船似的，急切地往前走

了两步，两条瘦瘦的胳膊伸向前，声音哀颤：

“常鸣，你真的永远也不能原谅我吗？”

常鸣给这痛彻心肺的呼声打动了，慢慢扭过头来。当转过半张脸的时候，忽然又下狠心似的重新转回头去，坚定地迈着大步走了。

他走了。没听见身后发出任何声音，即便有任何声音也不会使他再回转身来。就这样，他回到招待所，没上楼，而是回到自己的房间里，锁上门，关了灯；一个人在黑暗中来回走着。

（《铺花的歧路》）

医院里的重逢，以凄凉结局告终。从常鸣在黑暗中的徘徊，可以想见他内心的另外一种痛苦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浩劫，以粉碎“四人帮”结束。天下同庆之际，白慧给父亲留下一封长信。她决定离开人世——“我走了……我决定了。”下面这段话令父亲痛心不已：“如果有人有两条生命多好！我情愿死掉以前那耻辱的一条。让另一条生命重新开始，好好开始！但可惜人只有一条生命……”

白慧还留下一封写给常鸣的信，请父亲交给小说中的另外一位女“红卫兵”杜莹莹，转交常鸣。这封信，同样写得感人

至深：

常鸣：

你一共两次没有原谅我。我知道你现在仍然不能原谅我，我也决不请你原谅我了！

我现在可以对你说两句心里话。因为我再不用顾虑你看過信会怎样想……我多么爱你！原来——如果没有那桩事——我可以成为你的爱人，但由于受了骗子们的愚弄，却成了你的仇人。我无限痛恨他们，也恨自己。等我明白过来甚至早在我感到自己所做的事是一种罪过时，就已经晚了，不可挽救了。我为什么不能像你一样呢？你可以理直气壮地生活，我却不能。我原来也可以做一个好人呀！也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意愿生活呀！只可惜，恐怕直到现在，你并不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，不知道我的心……

我就要永远地离开你了。这也没什么，因为我们早已分开了。而且早在我们没认识之前，事情就埋藏着这些后果。我毫不怨怪你。我只感谢你救过我。我对不起你。而且直至今现在还爱你……当然说这些都没用了。

祝你幸福吧！常鸣。像你这样的人，我相信，你一定会都是幸福的。

我全向你表白了，别了！

白慧

常鸣终于读到了白慧这份发自肺腑的情书——可惜只是生命告别书。常鸣骑上自行车一路飞驰，用整整一个上午寻找白慧，却毫无踪影。他把车停在一块空地上，对面是东大河的大湾渡口，圆形大钟在远方竖立。这个地方，正是白慧第一次约会常鸣的地方。常鸣当年没有前来，这次却意外地又来到这里。“他的幸福好像从这儿断绝的，现在却又偶然地来到这里。意味着什么呢？”这显然是冯骥才埋下的伏笔。

常鸣走到沙滩上，在不远处退潮的沙地上，看见一个姑娘的身影，正是白慧：

白慧扭头看见了常鸣！在沙滩上这对情人之间，时间好像只停留下片刻。忽然白慧转过身，她好像终于找到了出路。一条洒满了光、无限宽广的路。她摆脱开刚才的一切，带着一股热切的冲动，甩着两条胳膊，满脸流着热泪，朝常鸣跑来了，跑来了……

《铺花的歧路》从校园批斗，写到“上山下乡”时白慧与常鸣的医院偶遇，再到海边沙滩上他们的拥抱，白慧与常鸣终

于有了一个大团圆结局。我想，这是冯骥才在叙述历史真实的同时，希望给予这一代年轻人一种痛定思痛之后的温暖，这种温暖，会让他们重新感受生活的厚爱，珍惜生命，从而取得继续前行的力量。这部小说创作将近四十年，再读之，仍然能感受到以文学叙述历史真实的一种不可替代的力量。

经过几年的创作经验积累，冯骥才对作家这一职业形成了颇为清晰的认识。一九八四年，他在《我心中的文学》一文中，这样谈到一个作家应该具备的素质和能力：

一个作家应当具备哪些素质？

想象力、发现力、感受力、洞察力、捕捉力、判断力；活跃的形象思维和严谨的逻辑思维；尽可能庞杂的生活知识和尽可能全面的艺术素养；要巧、要拙、要灵、要韧，要对大千世界充满好奇心，要对千形万态事物所独具的细节异常敏感，要对形形色色人的音容笑貌、举止动念，抓得又牢又准；还要对这一切，最磅礴和最细微的，有形和无形的，运动和静止的，清晰繁杂和朦胧一团的，都能准确地表达出来。笔头有如湘绣艺人的针尖，布局有如拿破仑摆阵；手中仿佛真有魔法，把所有无生活的东西勾勒得活灵活现。还要感觉灵敏，情感饱满，境界丰富。作家内心是个小舞台，社会舞台的小模型，生活的一切经过艺术